

雨、散步、哲思——記牟宗三先生的燕居

林月惠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

春來之後，時時陰晴不定。傍晚時分，突然聽到窗外的花葉滴滴答答作響，一抬頭，驀見滿天昏暗，細雨如線，恣意地灑向大地。歷經久旱，這一陣雨，令人有說不盡的喜悅，我心中也隨之興起一種悠遠卻明晰的感受：雨，猶如綿綿的思慕之情，居於心園，一旦無端湧起，總是久久不能自己。

一年多來，每逢雨天，牟先生的身影最易浮現。情感上，我很難接受牟先生已辭世的事實，只覺得那段哀傷逾恆的日子淡了，而思念之情卻變濃了，師生相處的十年歲月，歷歷如在眼前，恍如昨日，也許思念與回憶的世界才是真實的。

在牟先生一生孜孜不倦的教學生涯中，我們這些晚近才受教的師大學生，算是末代弟子。駑鈍如我，也與牟先生相差五十多歲，從未曾夢想有一天能親炙大師問學。而在此之前，有關牟先生的形象，多半是從閱讀他的著作來勾勒的。強探力索中，似懂非懂，「牟先生」畢竟太抽象、太遙遠了。偶爾從師長口耳相傳所描繪的牟先生，也多是「望之儼然」的氣象，令人又敬又畏。然而，這十年以來，我真正接觸感受到的牟先生，卻充滿「即之也溫」的溫潤親切之感，此中更有嘉祥之氣，令人憬然有所思，豁然有所悟。我便在牟先生如此的生命氛圍中，領受他哲人慧思的長期薰陶與浸潤。我由此得見學問的莊嚴與玄思的美妙，也同時體會到生命的艱難與牟先生的人格世界。

記憶中，印象最深刻的，不是跟隨牟先生嚴肅地問學，往往是與牟先生從容地生活。對老師而言，生活裡最重要的則是不可或缺的散步。老師喜歡散步，也懂得散步，更喜歡在雨中或雨後散步。十年來，師大後門狹小的浦城街，鬧中取靜的青田街、麗水街，偶有綠木點染的溫州街，我們不知漫步過多少回。後來，老師搬到永和，臨近的福和國中校園，便是最佳的徜徉之處。偶爾興致一來，我們便乘車出遊，永福橋對岸的河堤公園、台大校園，遠至中正紀念堂，都有我們的足跡。點點滴滴，都成爲一幕幕的心靈圖畫，時時思想起。

依老師的生活作息，傍晚或晚餐前後是最適合散步的美好時光。通常老師都會像小孩出門前一般地興奮，先回到臥房，喜孜孜地穿好襪子，披上常穿的棗紅色毛衣，再把雙腳套進幾乎從不擦拭的老皮鞋裡，順手拿著拐杖，眼神一揚，手勢一揮，說道：「走，我們散步去！」如果遇上雨天，老師便會推開窗戶，喜出

望外地稱道：「這真是個好天氣！」除非雨勢太大，否則斜風細雨也阻擋不了他散步的雅興。我常左手撐著大黑傘，右手輕輕地攙扶著老師，背包裡還裝著他喜歡吃的餅乾、零食，便成行了。

老師走得很慢，途中我們沒有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」豪邁，有的是宛如僧廬聽雨的沈思。老師常會拿著柺杖，隨意畫畫濕漉漉的地上，若有所感地說：「地上濕濕的，真好！」而一看見雨天的樹木變得清新翠綠，他的臉上便泛起微微的笑容。有時，老師看見那些在都市叢林中，冒雨趕路的人們，或是橫衝直撞的車輛，便會略顯不悅。也許老師覺得他們活得太匆忙，太沒有美感了，生活原是需要閒情的。

然而，老師的美感世界，是哲學家式的深邃，是屬於古典中國的。有一次，一如往常，我們於雨後散步，在青田街周圍的小巷裡繞來繞去。晚風徐來，夜空下，路上行人不多，有些寂寥。走著走著，老師的柺杖撥弄著街道旁雨後的稀疏落葉，停了下來，悠悠然地告訴我：「從小至今，不知為什麼，只要看到落葉，心中便有莫名的神祕感……」我當下默默無語，與老師相視而笑，心中感動不已，一種生命的實感全然湧上。只覺得老師這番話很美，蘊藏著生命的奧秘與形上的玄思。老師對一草一木的榮枯，花開花謝，都深有所感，這與詞人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」的慨歎憐惜不同，它是更深刻、更厚重的。

老師對於「時雨之潤」是深有體會的。他的性情雖似孤傲，但內心深處總希望萬物的生命都能得到潤澤，這是儒者覺潤感通的本懷。因此，他喜歡家中有春意、有綠意。有一次老師病癒返家休養，清晨時分，我聽見客廳有聲音，連忙起身看個究竟。原來老師一手拄著柺杖，一手拿著茶杯，慢慢踱步到浴室裝水，再倒入矮櫃上的花瓶裡。然而他不小心卻讓花瓶的水溢了一地，老師望著那一灘水，手足無措，有些慌張地說：「花瓶的水不夠了，菊花需要水……」我一邊擦乾地板，一邊望著那一叢菊花，在清晨溫煦的朝陽下，受到老師滿懷溫暖的沃灌，菊花也若有情，正在展顏歡笑。

有時，老師的散步也很認真。他覺得年紀大了，沒有力氣再與人爭辯哲學問題，但他卻喜歡年輕人問他一些關鍵性的哲學概念。有一回我們在師大校園散步，談到「智的直覺」(intellectual intuition)。老師眼睛一亮，炯炯有神，他把這個概念在西方哲學史上的來龍去脈詳加疏解，並說明它在康德哲學體系中的獨特性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從中國哲學傳統疏解過來，從張橫渠對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的區別，說到陽明所謂「良知之虛靈明覺」。老師說得很盡興，也很酣暢。走走停停，從夕陽西下談到華燈初上，一點倦容都沒有。三個多小時走下來，回家吃晚飯已近九點鐘了。雖然飯菜都涼了，但那一頓飯我卻吃得特別香甜，粒粒米飯中，皆有老師的教誨之恩。

又有一年，老師正全力以赴翻譯康德的《判斷力批判》，並為我們這些學子講論「真善美的分別說與合一說」。一天，老師講到「審美判斷的四相」，辯析精彩，三小時一氣呵成，神采矍鑠。一下課，老師休息了好一陣子，喝了牛肉汁，吃了些餅乾，我們才從師大沿著和平東路散步回家。那時，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，秋風迎面拂來，有些涼意。老師望了望遠方白雲淡淡的天空，無視於車水馬龍的和平東路，愉悅地翹起柺杖，微笑道：「涼風起天末」，我也沒大沒小地接下去：「君子意如何？」老師頭一側地看著我，不以為忤，又笑了，「嗯，這就是美。」談笑間，滿是慈顏。康德所精思的「無任何利害關心」(disinterest)這一概念，就在我們師生的相視中，了然默會於心了。這種心靈的宴饗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如風之飄，如水之流，只覺得那一天的步履非常輕盈，感覺真好，也真美！

每到夏天，老師總是受不了台灣的酷熱。這時他喜歡散步到有綠蔭的地方。因此，麗水街轉角的小公園、中正紀念堂、植物園就是我們散步的佳處。一路上，熙攘而過的人群，彷彿與我們毫不相干，老師喜歡停在小公園裡小憩一番。他穿著輕柔的白色唐裝，坐在園角的石椅上，衣袂隨風飄拂。他常雙手拄著柺杖，托住雙腮，看著那些溜滑梯的小孩，或者靜靜地看著玩躲避球的小學生們。球上下來回地飛動，或觸地，或高空劃過。我則坐在老師身旁，小心翼翼地注意任何一個可能飛過來的觸身球。老師喜歡看小孩子盡情玩樂的樣子，常常看得出神，不知不覺泛起微笑；我則喜歡看老師慈祥的容顏，想像他含飴弄孫之樂。雖然常常一坐半個小時，師生未曾交談一言，但公園中的歡笑聲卻縈繞耳際，不感寂寞。我常想老師喜愛這情景，或許因為它就是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的現代寫照吧！

老師的晚年，喜歡兒孫們的言笑晏晏，也渴望親情的滋潤。有一回，仲夏之夜，我們散步到中正紀念堂，老師找到廣場上的一處石階，坐了下來，談論了一晚的婚姻之道。老師慨歎地說：「《史記》〈外戚世家〉所謂的『夫婦之際，人道之大倫也。禮之用，唯婚姻為兢兢。』誠不我欺。」他也贊歎太史公的洞見，對「人能弘道，無如命何？」心頗感戚戚焉。老師說司馬遷談到「妃匹之愛，君不能得之於臣，父不能得之於子，況卑下乎？」是真有生命的實存感受。尤其，「既驩合矣，或不能成子姓。能成子姓矣，或不能要其終，豈非命也哉？孔子罕稱命，蓋難言之矣。」這一段話，更能洞悉人倫婚姻之多少不盡分處。婚姻之道，不僅難言，實又不忍言之。

的確，老師常是掛念遠在香港的師母，擔心愛子的健康，盼望孫女前來服侍。尤其在老師幾度病危住進台大醫院之際，更渴望親人在旁。當老師的孫女鴻卿、鴻貞先後自大陸來台照顧他時，他內心有說不出的喜悅，祖孫甚至相擁而泣。師母未來台時，老師時有埋怨，但思念則更為殷切。及師母來台定居，老師病中一

顆懸宕的心終於放了下來，說道：家中真的需要有個女主人。很快地，那一回老師便在舊曆年前出院回家了。經過師母無微不至的照顧與調養，我於年初三向老師拜年時，已見他臉上豐腴多了，飯量也不少，談興更高。師母總隨待在老師身旁，師母說：「老師喜歡握著我的手，拉我坐在他的身旁，我也想讓他感覺安慰些。」看見老師、師母、孫女一家和樂融融的溫馨畫面，我默默祝禱：願老師身體早日康復，得享天倫之樂。

然而，好景不常，師母卻在年初七跌傷，也住進台大醫院開刀。在那一星期中，老師晚上睡不著覺，飯量也減少許多，心情又急又慌，一下子身體又虛弱消瘦下來了。老師藉著去台大醫院復診之際，要我以輪椅推著他上樓去探望師母。病房中，連空氣都冷清的，師母毫無元氣，臉色有些蒼白地躺著，一見老師進門來，急忙說：「哎呀！你身體不好，怎麼來了？」老師則靠近師母床前，執手相看淚眼，哽咽說：「少年夫妻老來伴，你要趕快好起來，我們一起回家……」兩位病中的老人家真情流露，令人動容。但是，不知為什麼，老師身體就一直清瘦下去，直到進入加護病房前，只有三三·六公斤，再也沒有起色。

老師生前，曾有兩度在台大醫院住過頗長的一段日子。哲人的病裡乾坤，竟是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吃藥、打針、檢驗的慣常醫療活動，老師雖然配合，但也覺得煩悶。因此，每當他精神好一些的時候，仍未忘情於散步。午後，老師用餐完畢，會有一陣子午睡，只要幫他按摩腳底或內關、合谷穴，他會睡得特別沈穩。午睡醒來後，精神會蠻好的，這時他會示意我們準備輪椅，要出去逛逛。當老師坐上輪椅時，我們會在他膝上再蓋上一條小毛毯或薄被，以防著涼。推出病房，我們繞過護理站，走向長廊的終端，從十五樓的透明玻璃，俯瞰台北市的街景與總統府。此時，老師的拐杖就成了交通指揮棒，左轉、右轉、往前、往後地指揮著，神閒氣定。有時，老師興致一來，還會到六樓的畫廊走走，參觀字畫，考考我們這些學生的藝術造詣。當我們答不出來，或答得不善巧時，他會略顯得意地搖搖頭，再細心地指點一番。生病中的老師，仍不失哲人的從容三昧，有智慧，也有美感。

老師住院期間，台灣的政局也宛如戰國時代，執政黨的主流、非主流之暗潮洶湧，或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統獨之爭，都是他關切的話題。每當老師較親近的大弟子們前來探望時，他總會聽聽他們對時局的看法，然後再抒發自己的所感所思。對於我們這些如兒孫輩的小弟子，老師曾花好長一段時間，講論他所感受的「歷史」。他通常從明朝亡國談起，談清代，也品評民國時代的人物，對民國以來的政局，分析甚詳。如「西安事變」，老師便有他獨到的看法。但老師著力最多的是，讓我們體會鄭成功駐守台灣、治理台灣的這段史實與苦心。他認為台灣作為遺民世界，有它獨特的歷史地位。因此，他於醫院散步時，常俯瞰總統府而陷入沈思：認為這美麗之島是中華民族的正朔所在，不能妄自菲薄。

老師更語重心長地寄望我們這些學生，或是不論統派、獨派的政治人物，都應好好去體會沈葆楨巡撫台灣時，為鄭成功祠所作的那一幅對聯之用心。老師很多次引用這一幅對聯：「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遺民世界。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，缺憾還諸天地，是創格完人。」台灣有今日的成就，是祖先們歷經千辛萬苦，冒渡黑水溝之險，篳路藍縷，以啓山林而來的，不能飲水而不知源。雖然創業維艱，守成不易，然而不論有任何政治歧見，族群衝突的創傷，大家眼光都應放得長遠一些，不要囿於島國心態，要好好珍惜台灣、建設台灣。在現今無可奈何的政治現實處境中，以有本有源的文化意識、政治智慧，走出一條屬於台灣的康莊大道。老師常說：台灣若能多出幾個李遠哲，能多幾個人得諾貝爾獎，能多出些哲學家、文學家、藝術家，乃至企業家、政治家，台灣自然會發光，誰也不能否認或輕視台灣的存在事實。

仔細回想，老師住院期間，他的關懷幾乎全在時代的脈動上，他的「病」似乎不成其為關切的話題或焦點，這樣的「病人」是很少見的。只可惜，那記滿老師對時代感受的三大本病中札記，卻在出院的匆忙中，不翼而飛，再也找不到了，殊為可惜。

然而，我萬萬想不到，最後一次陪老師散步，竟是走在台大醫院的景福大道上。去年四月十一日深夜，得知老師病危，恐不久於人世，我在驚慌哭泣中自嘉義搭夜車北上。一路上，肝腸寸斷，心緒紛亂，總祈願奇蹟出現，或醫生判斷有誤。因為年初老師給我壓歲錢時，孫女鴻貞還戲言爺爺吝嗇，才給一千元。老師則笑著說：「怎麼會少呢？一年給一千元，十年不就一萬元了嗎？我還要活到九十多歲呢！」老師原是要長命百歲的，怎麼這盤棋局卻逆轉了呢？凌晨三點多，我儘量控制情緒，走入不知進出多少回的台大醫院。加護病房外，孫女鴻貞與多位自海外趕回來的學長、學姊，徹夜守候。

那一夜好漫長，一分一秒都令人驚心動魄，清晨五時，我走進加護病房探望老師。白色病床上，他穿著藍白相間的薄衫，所有折磨人的管子都卸下來了。他的身子微微抽動著，右手放在胸前。一如往昔，老師的容顏非常慈祥，臉色微顯紅潤，呼吸也很平緩，醫生所預警的浮腫狀況皆未出現。就像以往服侍老師時的默契，我先按按他的湧泉穴，溫溫的；接著我再按老師右手的合谷穴與內關穴。此時，老師的手緊緊地抓住我的拇指，我連試了幾次，他都没鬆手。我驀然直覺到：老師知道我來了。我心中淌著淚，輕輕地喚著老師：月惠來了，我來看您了……。不久，我心中慢慢平靜下來，總覺得老師只是睡了好長的一覺，他還會再醒來，精神依舊。自美國趕回來的淳玲學姊也與我這麼樂觀地期盼著：老師本事很大，他一定會渡過這個難關的。不料十二日下午二時以後，老師的病情卻急轉直下，加護病房內的醫學儀器測試表，數字都越降越低，直到三時四十分，老

師溘然長逝了。我端詳了老師安詳的容顏許久，熱淚盈眶，再也按捺不住滿懷的悲慟之情。

家屬小殮後，我推著白色殮布覆蓋下的老師，一步一步地自加護病房走向地下樓的景福大道。景福大道上空無一物，冷冷清清，蒼蒼白白，每一步的腳步聲都顯得特別清楚。這條路好長好長，沒有人間世的熙熙攘攘，時間彷彿都凝結住了，我的意識也突然成了真空狀態。我好幾度想停下來，揭開殮布再看老師最後一眼，但我的雙手卻也是僵硬冰冷的。我不復有什麼記憶，潛意識中只是重複不斷地向老師說兩句話：老師，您慢慢地走……老師，您安心地走……。前一句話老師是很熟悉的，因為每當我扶著老師散步時，總會順口說出這句話。不知不覺，機械式地轉個彎，便是景福大道的盡頭，也是天人永訣之處，直教人情何以堪？

老師逝世後，長眠於新店的長樂景觀墓園。這一年來，我去過好多次，多半在雨天。墓園的景觀與視野極佳，風日晴和之時，陽光亮麗，往左，可以看得到觀音山麓，淡水河的出海口。陰雨晦冥之際，右邊的層層山巒綢繆，山嵐縈繞其間，緩緩地，縹緲有致。墓園周遭，時時可見林木蓊蓊，綠意盎然，老師散步其間，想必怡然自得。

師母常說她好幾回夢見老師，都看到他站在濕濕的地上，然後她接著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語：「老師喜歡下雨天。」她也常問我：「你說，老師現在過得好不好？他在做什麼事？」我總直覺地回答師母：老師一定過得很好，他也一定在講學。或者，他也許與熊先生、唐先生、徐先生論學談心，散步去了。

書窗外的梅雨一連下了好幾天，孺慕之思中，煙雨迷濛裡，依稀可見老師雨後散步的欣喜之容，悠閒之趣……。